

# 不同国家服务性学习的开展形式及其启示

王力娟 王 泉

**摘 要:**作为一种重要的体验式学习模式,服务性学习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引起了世界各国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较好发展。本文概述了服务性学习的起源、作用以及服务性学习在北美、亚太、欧洲、大洋洲、非洲的一些代表性国家和我国的开展形式及其特点,深入分析了现有服务性学习的形式和发展特点给我国服务性学习的开展带来的启示。提出了专业教师与专业人员的参与;作为我国实施全人教育的重要一环;与人类、国家、地区的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成立统筹管理机构并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等建议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服务性学习;作用;开展形式;启示

## 1 引言

服务性学习(service learning)是指将课堂教学、有意义的社区服务和批判性思维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促进人格发展和培养公民责任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sup>[1]</sup>,一般包括规划、服务、反思、评价4个阶段<sup>[2]</sup>。这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教学模式和方法<sup>[3][4]</sup>。该概念源于约翰·杜威的经验教育思想<sup>[5]</sup>,属于经验学习的一种<sup>[6]</sup>。1916年,美国学者亚瑟·丹恩(Athur W. Dunn)从北美大陆移民潮的志愿服务中受到启发,将社区服务与课程学习结合起来,这成为“服务性学习”的雏形<sup>[7]</sup>。与志愿服务和课程实习不同,服务性学习不只是为社会和社区提供服务,还具有“公民教育”的功能<sup>[8]</sup>,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1967年,罗伯特·西格蒙(Robert Sigmon)和威廉·拉姆西(William Ramsey)在美国南部地区教育董事会(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 Board)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服务性学习这一术语,并提倡在北美开展服务性学习<sup>[9][10]</sup>,随后,美国和加拿大的服务性学习取得了极大发

---

**作者简介:**王力娟,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副研究员,邮箱:wanglj0407@sjtu.edu.cn;王泉,高等教育学硕士在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邮箱:wangquan97@sjtu.edu.cn。

展。目前已成为高校教育适应社会发展并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策略,正在越来越深入地走进多地域、多学段、多学科的课程设计中。其中取得较大成功的包括英国、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学科将服务性学习作为一种教育理念<sup>[11]</sup>,广泛应用于理、工、商、农、医等领域,核心理念是学生为社会提供服务,同时收获学习体验<sup>[12]</sup>。服务性学习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它既是教育中的实践,又是实践中的教育。

## 2 服务性学习的意义与价值

开展服务性学习,不仅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知识学习与公民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对学生、学校和社区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 2.1 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公民参与意识

服务性学习将学生的课堂学习与现实社会的问题和需要结合起来,既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又促进了学生的公民参与。通过服务性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和熟悉多种职业,加深对不同工作的认识,增强工作热情。服务性学习通过将学生的学习拓展到课堂之外,强化他们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并为他们提供将新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技能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服务性学习还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参与精神与公民责任感,促进其人格健全发展,提升他们的自信、自我效能感,以及避免陷入冒险行为(如吸毒、醉酒、无保护性行为)的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相互信任、关心他人的情感,提高其与他人融洽交往和有效沟通的能力。学生的认知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决策能力也会在服务性学习的过程中得到锻炼<sup>[13]</sup>,其领导能力、写作能力、研究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都会在服务性学习过程中得到发展<sup>[14][15][16]</sup>。这是学生提高学习成就、培养性格和鼓励个人发展的有效途径。<sup>[17]</sup>此外,服务性学习还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 2.2 有助于改进教学效果

服务性学习课程的设置首先将学生的需要、动机和兴趣置于核心地位<sup>[18]</sup>,经过准备、计划、行动和总结反思四个阶段,达到学习与服务、学校与社区、理论与实际的统一。<sup>[19]</sup>在服务性学习的过程中,教师作为指导者,不仅要负责服务性学习的设计,还要确保学生能从中收获知识和技能,提升能力和素养,从而实现通过服务性学习改进教学效果的目的。实施良好的服务性学习有利于改善师生关系,甚至对教师之间的关系也有积极的影响。<sup>[20]</sup>

有研究表明,参与服务性学习的学生和未参与服务性学习的学生之间的学习成绩并不一定存在差异<sup>[21]</sup>。但服务性学习所导致的知识收获不一定是课程考核的知识,而且服务性学习为学生提供了尽最大努力学习的理由,其学习成果可能在多年后才体现出来,或者表现在其他方面。另外有研究表明,参与服务性学习对学生的慈善责任有积极影响,对社会正义责任的影响不显著<sup>[22]</sup>。

## 2.3 有助于提升社区服务品质

由于很多服务性学习的形式都与社区工作相结合,使学生在为社区提供无偿服务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和学习。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学生的努力,社区组织可以改进服务的质量、数量和多样性。服务性学习使学校和社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改变学校与社会之间相互割裂的状况<sup>[23]</sup>。参加服务性学习的学生对实现社区组织的目标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为未来社区服务品质的提升储备了力量。研究表明,认为服务性学习经验对社会有用的学生,在未来参与社区和慈善组织活动的动机也更高<sup>[24]</sup>。

## 3 服务性学习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开展形式

服务性学习在世界范围开展了多年,有众多经验积累。以下分地域进行概括。

### 3.1 北美地区

美国的服务性学习开展较早,已相当成熟,且被各国广为模仿借鉴。在美国《国家与社区服务法案》(1990年)和《全美服务信任法案》(1993年)颁布之后,服务性学习的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立,从而推动了服务性学习在美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普及<sup>[25]</sup>。其服务性学习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在课内、课外开展,也可以在周末或假期开展;既能以小组、班级为单位开展,也能以整个学校或整个学区为单位开展<sup>[26]</sup>。

仅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服务性学习就有多种表现形式:①一次性和短期性服务性学习,常用于大学生专业定向阶段或一年级学生,大致包括专业定向活动,学生组织或小组活动;②连续性服务性学习包括培养学生领导力的活动,大学生联谊会的服务性学习活动等;③课程中的服务性学习,如作为选修课的服务性学习,以研究为基础的服务性学习课程等;④集中服务性学习,如组织学生加入社区,让其在社区中生活等。例如,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开设2学分的医学服务性学习,用研讨课的形式学习前期课程,后期则把选择性的周末服务经验作为课程的组成部分;佛蒙特大学从1991年开始,就开设了5天的服务性学习计划,在学生入学后的秋季学期实施,实施中又分为暑期经验、假期实习,全国性或国际性的服务等<sup>[27]</sup>。

根据服务性学习中“服务”与“学习”的比重不同,Godfrey等<sup>[28]</sup>将美国的服务性学习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服务性学习(小写“s-service”,大写“L-Learning”)强调学习成果,对服务成果关注相对较少(如学生教低收入居民做预算,来锻炼学生的应用能力);第二种服务性学习(大写“S”,大写“L”)同时强调服务成果和学习目标,将服务活动完全纳入课程目标(如为慈善组织制定战略管理计划);第三类服务性学习(大写“S”,小写“l”)强调服务成果,对学生学习成果的关注较少(如学生通过开展招募新居民的营销活动,来帮助社区等相关机构部门)。

美国服务性学习的开展还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联系。比如近些年,随着美国青年人对政治问题的兴趣下降,对政治选举的参与度下降,一些教育者和研究者开始将服务性学习的目标瞄准在培养民主公民的视角上。他们在高中阶段设置公民课程或政治课程(civics or government course),培养学生的公民责任、公民意识和对社会的信任感等。研究发现,这些课程有助于培养未来在当地和全国范围内从事政治事务的优秀公民<sup>[29]</sup>。

加拿大服务性学习教学模式的实施晚于美国,虽然受美国影响较大,但在其培养过程中有独特的培养目标、内容框架、课程形式和实施步骤。其服务性学习项目从小学一直延续至高等教育阶段,形式丰富多彩。有针对性地培养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sup>[30]</sup>,特别强调对学生公民品格的培养。其内容框架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社区评估、政策制定、政策分析、公民意见和公民行动<sup>[31]</sup>。

加拿大各高校所选择的服务项目主要包括:社区生态维护、社区法律咨询、社区心理咨询、社区医疗救助、社会公平与正义调研、新移民的语言教育和国情咨询、照看社区孤寡老人等公益项目。大多高等院校设置了专门的服务性学习机构,负责与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服务性学习的项目准备工作。如多伦多大学的社区合作伙伴中心<sup>[32]</sup>,渥太华大学的全球和社区参与中心等<sup>[33]</sup>。学校与社区及各类非营利性组织多方合作,开展灵活多样的服务性学习实践。如安大略省名为“学生共同行动”(students taking action together in society)的校内团体组织与“加拿大战火儿童组织”(War Child Canada)合作,筹集善款资助世界各地处于战争中的儿童<sup>[34]</sup>。还有几所学校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合作举办全国少年论坛,探讨少年对全球未来的看法,并将学生的想法汇集成刊物公开发行。一些私立学校与公益组织合作,为学生提供海外的志愿者服务机会,学生完成志愿服务工作后,回到学校要参加宣传活动,让更多未参与的学生了解其经历<sup>[35]</sup>。

总体来说,北美地区的服务性学习有开展早,形式多,系统性强的特点,影响深远,并被世界各国所借鉴。

### 3.2 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的服务性学习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日本与新加坡。

日本的服务性学习开端较晚,但进展较快,且体现出系统化、制度化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本高校开始引入服务性学习教学模式,并于2000年后逐渐普及。国际基督大学(ICU)于1999年开设相关科目,介绍服务性学习理念,被公认为是日本采用服务性学习理念的先驱。日本的服务性学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 作为新生入学教育和教养课程中一环的服务性学习。如立命馆大学于2008年成立专门的服务性学习中心,旨在大学和区域组织协作的基础上,开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服务性学习项目;同时,该中心定期举行关于服务性学习的研究、讨论活动,让学生一入学就接受相关素养的培训。他们将服务性学习项目的事前学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学生学习与服务性学习有关的基础知识及风险处理方式,制订个人实践目

标。除了本学科的课程外,还开设“地域体验式学习入门”“现代社会的实地工作”“公民教育学习”“社会合作研讨”等课程,每门课2学分。同时开展“服务性学习活动所需的协调能力养成”等培训活动,以提高学生参与服务性学习所需的基本技能和素养。第二阶段,邀请活动方相关人员开设讲座,介绍活动地区的基本情况、活动的意义及活动的具体计划等。立命馆大学在推广服务性学习过程中,充分重视事前学习以及课程反思学习两个重要环节,实现了学生课程学习、社会服务、公民教育的有机统一<sup>[36]</sup>。广岛经济大学开展运动馆项目,早稻田大学成立平山郁夫纪念志愿者中心都属于此类项目。2014年,熊本县立大学将“新熊本学:熊本的文化、自然和社会”作为新生入学教育项目,要求学生基于对熊本县文化、自然、社会的理解,突破专业框架,认识和发现研究课题。熊本县立大学作为该地区建设的关键力量之一,提出要和当地民众共同培育能够帮助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人才<sup>[37]</sup>。

(2) 作为专业教育一环而进行的服务性学习。专业教育是由专家学者在大学内部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一种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的人才虽然能够拥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精深的学科专业知识,但视野不够开阔,脱离实际。为此,日本的学校教育课程开始引入服务性学习教学模式。日本文部科学省在2003年开始遴选优秀教育改革项目进行经费支持,并向全国高校推广,即“高质量大学教育推进计划”(Good Practice, GP)。其中,现代教育需求解决计划始于2004年,2005年的申报指南为“大学对区域发展的贡献”和“基于人才交流的产学合作教育”两方面。明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还参加了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对区域发展的贡献”项目。<sup>[38]</sup>关西国际大学的“大学、居民及行政的协作和地域活性化——高年级学生接纳方式和服务性学习的模式开发”项目和新见国立短期大学的“地域需求背景下看护专业知识的养成——独居高龄者志愿项目和服务性学习”等,都是针对专业教育进行的服务性学习项目。

1990年,新加坡教育局完善了社区服务计划,大力倡导学生参与服务活动<sup>[39]</sup>。新加坡借鉴美国经验,提出花园式服务学习(garden-based service learning, GBSL),并不断完善和改良这一教学设计。2015年开始,新加坡教育部首次开始支持花园式服务学习课程建设,并专门给予经费支持课程实施的前期投入和教学管理。新加坡政府将该课程定位为“品格与公民教育”(the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CE)大类下的专门课程,但有别于传统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拓展并整合了传统数学、科学、社会学、花园式活动等多样化课程信息与资源<sup>[40]</sup>,不仅需要学习知识,而且需要学生全程参与及体力投入。它将学生从室内课堂带入室外花园,使学生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来巩固和验证所学知识,发现和探究新产生的问题,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实践来合作解决问题。教学和学习工具很大程度上不再依赖于书本和电脑,而是在自然环境中激励学生不断发现和探索。

亚太地区服务性学习的开展具有不平衡性,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此较为重视,而欠发达地区关注度相对较低。

### 3.3 欧洲地区

欧洲地区服务性学习的发展较不平衡,其中德国的服务性学习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德国4万所学校中,只有几百所尝试过这种教学方法。德国建立了由魏因海姆的科德宝基金会运行和管理的服务性学习网络(Netzwerk Lernen durch Engagement),将实践者和支持者联系起来,在网上共享各种推进研究和开发服务性学习的资料,并通过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和学校来建立区域网络,该网络确立了高质量服务性学习的4个主要指标:服务性学习解决实际社区问题;将服务性学习融合到课程中;反思;学校与社区的伙伴关系使得学生进入“现实世界”。不过众多的服务性学习实践与志愿服务的区别不明显。有些教师在一个学年的有限时间内将服务性学习项目的设计置于一个或多个学科中;有些教师开设专门通过服务性学习开展的选修课;还有一些学校将某些课程确定为采用服务性学习来授课的课程。

在德国,多数服务性学习项目都是为有需要的人(儿童、老人或残疾人)提供服务,如修指甲、头部按摩等。有的服务性学习项目侧重于交通安全问题,学生们在美术课上设计一些孩子玩耍的动漫,通过与当地社区合作,将这些动漫放置于防风雨的相框内,安置于危险的街道拐角处,以阻止超速行驶。还有“整合弗莱堡”课程,学生们不仅研究整合的不同层面,还研究弗莱堡州针对残疾人、难民以及刑满释放人员所做的工作,每个学生都选择一项可以发挥自己作用的整合项目。弗莱堡州的要求是,这类课程每周上三节课,学校里上两节,第三节进行服务<sup>[41]</sup>。

英国的服务性学习模式虽然主要借鉴美国,但也有很多特色,如代际服务性学习(intergenerational service learning)。这种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有计划、持续的互动,对双方来说都有益处<sup>[42]</sup>。此外,英国的服务性学习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也有很多。比如,在老年护理、社区护理、健康教育、儿童护理、心理护理等多个学科中,都有服务性学习教学模式的尝试。

英国莱斯特的德蒙福特(De Montfort)大学开展了一项名为“德蒙福特大学周边一平方英里”(DMU Square Mile)的拓展项目。最初,该项目只将注意力集中在靠近德蒙福特大学一平方英里的贫民区,以兑现作为一个大学对于公益事业的责任。但随着该项目的发展壮大,现在这一项目已包含了126个不同项目,项目内容的重点也扩展到整个莱斯特地区的复兴、健康、艺术、学校和移民上。2019年,有4056名学生花费了26196小时进行志愿服务。开展的所有项目均与联合国确立的至少一个或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现在“德蒙福特大学周边一平方英里”项目还在印度的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设立了一系列项目,旨在改善当地贫困人口的教育、住房和生活机会。目前,该项目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德蒙福特大学成为联合国一个更大项目的领头者。<sup>[43]</sup>

总之,欧洲地区受北美服务性学习影响较早,虽然不平衡,但欧洲的服务性学习开展形式丰富,而且与社会现实和人类发展问题联系得非常紧密。

### 3.4 大洋洲和非洲

大洋洲的服务性学习以澳大利亚为代表,非洲以南非为代表。

澳大利亚的服务性学习深受欧美的影响。服务性学习这一方式已被教育机构采纳,对服务学习的研究也日益广泛和深入<sup>[44]</sup>。其中,服务性学习在护理教育领域中的表现形式较为普遍。

澳大利亚作为移民国家,在服务性学习上呈现出跨文化的特点,服务性学习项目成为跨文化联系的纽带。比如,共享音乐制作就是带来跨文化“接近感”的典型方式之一,这种“接近感”能唤起服务性学习活动中所有参与者的深刻学习体验。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格里菲斯音乐学院(Queensland Conservatorium Griffith University)获奖的 Winanjikari 服务学习计划(Winanjikari Service Learning Program)就是通过每年的服务性学习旅行,达到促进文化之间互信与和解的目的。具体做法是:音乐专业的学生前往澳大利亚中部,与当地的土著音乐家、非土著音乐家和艺术家一起参加一系列由社区领导的项目。通过相互观察共享彼此的音乐制作,参与者以“面对面”的方式参与到项目中来,彼此建立互信关系并达成跨文化的欣赏与理解。

南非的服务性学习开展得较晚,直到 20 世纪末才开始有一些服务性学习的雏形,提出一些对服务性学习的具体规范要求。约翰内斯堡大学的师范教育也引入了服务性学习,其服务性学习无论是从传统的学生社区服务,还是学校和社区的干预计划,都特别重视对服务性学习项目的评估。<sup>[45]</sup>“社区与高等教育服务合作计划(the community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partnerships, CHESP)”是 1999 年由联合教育基金会(joint education Trust, JET)提出的一个服务性学习项目。2001 年,此项目规范了服务性学习课程的一些具体特征,包括:每门课都要致力于解决一件社区要优先发展的事项;将教学、研究和服务整合为一体;社区、学生、学术界和服务部门之间进行合作共同开发服务性学习课程;服务性学习课程应是被认可的学术课程的一种,而且学生需至少将 20% 的课程时间用于社区学习经历中。CHESP 模式强调高等教育机构、社区和提供服务者三个利益相关者在开发和提供服务性学习课程方面的合作关系。

1999 年,南非教育部发布《教育白皮书》,将服务性学习课程的开发列入正式日程,新的政策以及南非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mmittee, HEQC)的质量保障审核框架产生了更多服务性学习课程的标准,要求所有课程开发人员都必须遵守这些标准。从此,课程开发的关键原则(比如注重学习效果,课程的内部连贯性,纵向和横向的融合度,对国家与社会目标的契合度)成为服务性学习有关的新学术话语的必要组成部分。<sup>[46]</sup>

虽然南非高等教育中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学生社区参与形式,但没有形成自有的模式,基本是在学习和模仿美国的服务性学习模式。由于南非在阶级、种族、语言和文化上存在的问题根深蒂固,导致服务性学习课程的设计面临诸多挑战,学生在参与服务性学习的过程中,对于各种差异和挑战也没有做好准备。

从澳大利亚和南非的服务性学习开展情况来看,服务性学习课程的设计和开展应与本地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与发展目标密切结合,才能真正凸显服务性学习课程的优势与价值。

### 3.5 中国的服务性学习

中国的服务性学习引入较晚。这一理念引入国内之后,有部分研究者注意到它和我国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工作实习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我国毕竟与其他国家的社会环境不同,所以,服务性学习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及实践形式。目前高校中以学校或院系专业单独探索开展为主,缺少集中开展和国家层面的政策要求。

例如,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新闻传播专业所开展的服务性学习活动,3年时间里有400名学生分赴浙江省宁波市11个县市区的33个村庄、35个社区和60个公民家庭,撰写新闻调查和相关实践调研报告90余万字,拍摄图片3000余张,接触各类对象千余人。活动促进了学生专业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促进了学生新闻职业身份和公民参与感的同步契合。<sup>[47]</sup>浙江工商学院的影视动画专业,按照专业性与服务性相融合的要求来设置课程项目,采用项目课程、优质教学团队与真实企业环境相结合的方法实施教学,通过教师工作室与学生工作室的形式,以点带面,开展课外实践,达到了提高教学绩效的目标。

基础教育阶段的服务性学习在国内一些国际学校中开展得比较多。例如,上海中学国际部八年级学生的“青年成长”(youth development)课上,学生们初步了解了各种服务性学习小组,有20个小组可以选择,也鼓励学生自主创建社会服务小组。总之,倡导在为社区带来好的改变的同时也能收获学习和成长。

我国台湾地区从2000年开始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服务性学习活动,开设服务性学习课程。到2002年,台湾地区136所大专院校中有74所学校开展了服务性学习工作。2006年,台湾将服务性学习课程纳入大学评估指标,从制度层面进行鼓励。服务性学习课程从最初单纯的劳动服务逐渐发展成为与社区和公共服务相结合的活动,大致分为志愿服务、社区服务和专业性服务等三类。部分学校将服务性学习课程规定为必修课程,是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2008年,台湾出台服务性学习方案,将促进公民的社会责任作为服务性学习的主要目标<sup>[48]</sup>;2014年,台湾又颁布了具体方案,进一步推动中小学、大学开展服务性学习<sup>[49]</sup>。

台湾云嘉南地区的各大学院校希望将原本为劳动教育性质的服务类型方案转型为专业课程,形成融入活动或结合服务性社团活动的服务性学习。例如,中原大学最初为推动品德教育,采用服务学习的教学形式实践“全人教育”理念,其服务学习课程更注重服务经历与学术学习相互融合,学术知识的学习在课堂学习和服务活动中共同完成;之后该学校开始有计划地扩大本校服务学习课程的开设,设计具有服务学习精神和内涵的各种课程,主要分课内课程和课外活动两类。活动型的服务学习课程由各系所、课题组以专案形式,通过专题组及社团来执行。



我国台湾地区高校十分重视服务性学习课程的管理,对授课教师、教学助理和学生的工作都有明确的规定。授课教师在开设课程的初期要给予课程说明,在期中和期末参与学生的反思分享,在课程结束后根据“学生个人质性评量表”和“出勤及督导记录表”来评定学生的成绩。教学助理要接受服务性学习推动小组对实践课程的督导,带领实践服务、反思活动及帮助学生发表学术成果。此外,教学助理还要参与教学助理研讨工作坊,撰写“学生个人质性评量表”和“出勤及督导记录表”<sup>[50]</sup>。学生除要准时参加课程(包括参加课程说明会)外,还要按小组每周上传一篇服务周记到服务学习网站,积极参与期中、期末反思分享。最后,在期末推举代表参加成果发表会<sup>[51]</sup>。

我国香港地区服务性学习模式开展的时间与台湾地区接近,都在 20 世纪末,但开展比较深入,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0 年开始,服务性学习被作为香港地区大学课程的 5 项基本学习体验之一,被写入香港公立大学教学计划。随后服务性学习课程在香港获得了蓬勃发展,这有赖于香港社会重视通过不同途径为大学生提供高品质的全人教育,关注及鼓励大学生参与社会事务的社会氛围(管弦,2017)<sup>[52]</sup>。

香港地区各大学设立了统筹管理服务性学习事务的部门,服务性学习的推行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如在 2006 年,岭南大学成立服务研习处,是香港最早成立独立统筹服务性学习部门的大学。此外,香港理工大学 2012 年成立服务学习事务处,香港中文大学 2013 年成立服务学习中心。其他大学则由学生管理部门来统筹服务学习工作。香港各大学还设立各种奖学金鼓励学生参与各种服务性学习的课程和实践。如香港大学的“Service100”奖学金、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公民奖学金等<sup>[53]</sup>。

此外,香港地区的公立大学为学生提供的服务性学习课程与专题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如岭南大学的服务性学习项目包含:儿童及青年发展教育服务,社区卫生医疗服务,文化保育,人力培训及发展,改善生活环境,社会共融服务,农村可持续发展,科技教育及发展,领导力项目,全球公民责任项目等。这些项目会根据情况在香港本地、国内其他地区及海外实施。此外,香港服务性学习重视地区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sup>[54]</sup>。2019 年 7 月,香港理工大学“促进青少年及儿童发展”服务性学习课程首次与四川大学合作,为成都西蜀实验学校小学生举办“希望旅程”夏令营。香港理工大学及香港圣三一堂中学学生参加“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应急逃生与灭火体验课程,亲身领会灾难的震撼及防灾减灾教育的重要性。还邀请了四川大学学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为参与服务性学习的学生提供反馈<sup>[55]</sup>。

#### 4 国内外服务性学习模式的启示

虽然境外的服务性学习开展较好,但我国尚未广泛开展,许多方面需要学习和借鉴,具体包括以下 5 方面。

第一,服务性学习的开展需要专业与实践相结合的精心设计,专业教师与专业人员的参与是关键。当前中国的很多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专题调查、“三下乡”活动、实习活动等

都可以称为服务性学习的雏形。不过,这些活动学生的参与深度不够,主动性不高,很多活动缺乏设计,没有专业教师或专业人员的介入,与专业结合不紧密。还有很多专业实习流于形式,学校没有与企事业单位形成长久稳固的合作关系,学生也没有给企事业单位带来专业上的影响或改变,导致企事业单位接收实习学生的愿望不强烈。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设计。纵观其他国家服务性学习的开展,他们不仅有政策、资金支持,关键是有专业教师全力指导与深度参与设计。要让学生进入所服务的机构之后,专心解决目标部门面临的问题,合作结束之后可以给目标部门带来切实的收益或改变。整个服务性学习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形成性和总结性的评估和反馈、反思,以便进一步完善后期的项目。也就是说服务性学习项目结束之后要至少产生三方受益:学校提高了教学质量,培养了人才;学生因深度参与解决实际问题,使个人能力和素养大幅提升;企事业单位或机构部门得到了专业上的帮助和改进。一旦所有参与者都收益,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第二,服务性学习应成为我国实施全人教育的重要一环。服务性学习教学模式起源于社会需求,实现了教育目标,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资源短缺,人类发展面临挑战,在国内科技、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的形势下,对人的培养和教育更加成为国家长盛不衰的核心竞争力。而服务性学习不仅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还可以健全学生的人格,对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社会交往能力、有效沟通能力、公民责任感等产生积极影响。可见,服务性学习是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落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必要举措,应成为我国实施全人教育的重要一环。

第三,服务性学习内容的设计应与人类、国家、地区的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很多大学的服务性学习内容的设计多与本地区的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以体现大学作为一个地区之精神、文化和科技支柱的责任担当。但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把服务性学习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比如英国、瑞典等,以体现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责任担当。未来世界国与国之间必将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有家国情怀,还要表现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一员的责任与担当。因此,服务性学习内容的设计应涵盖人类、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相关的各类问题。

第四,从上到下成立统筹管理服务性学习事务的部门。从境外的经验来看,服务性学习课程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动,离不开相关部门的统筹管理。系统的服务性学习活动教学设计安排与开展情况,以及服务性学习的规范、标准等需要官方机构的引导与管理。目前中国服务性学习的开展缺乏规划、指导和统筹。因此,应成立上到教育部,下到各个学校院系的统筹规划和协调机构,有系统、有规划地持续推动服务性学习课程与专案。

第五,服务性学习的开展需稳定的资金支持。资金支持是服务性学习项目开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当前,我国服务性学习项目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学校自筹。境外的经验告诉我们,服务性学习项目的经费应来自多方力量的共同投入,除政府拨款之外,还有很多社会捐赠,包括企业,机构和个人的捐赠。慈善基金会、校友会、企业等的各方捐赠可以项目赞助和学

生奖学金的形式存在。通过建立服务性学习的经费保障与支持制度,吸引各方力量对服务性学习项目进行资金投入,以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

我国的服务性学习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有制度优势,一旦得到重视与推广,必将发挥巨大作用。

## 参考文献

- [1] 田华. 服务学习的概念、特点及启示探析[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12, 16(01): 44 - 45 + 51.
- [2] HONIG, M., J. KAHNE, M. MCLAUGHLIN. School-Community Connections: Strengthening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Opportunity to Teach [M]. Richardso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2001, 1011.
- [3] 王炜. 服务性学习——一种新的教学方法[J]. 当代教育论坛, 2006, 22(03): 53 - 54.
- [4] The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 Of 1990[EB/OL]. (2009 - 12 - 23)(2020 - 03 - 29). [http://www.californiavolunteers.org/documents/About\\_Us/ncsa1990.pdf](http://www.californiavolunteers.org/documents/About_Us/ncsa1990.pdf), 2009 - 12 - 23.
- [5] [美]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 [6] CARVER, LYNN R.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service learning [J]. Theory Into Practice, 1997, 36(3): 143 - 149.
- [7] GILES, D. E JR, EYLER, J. The Theoretical Roots of Service-Learning in John Dewey: Toward a Theory of Self-Learning [J]. 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1994, 1: 77 - 85.
- [8] 尤晓磊. 公民教育视域下的美国学校服务性学习研究[D]. 首都师范大学, 2012.
- [9] [美]玛丽·卢·富勒, 葛兰·奥尔森. 家庭与学校的联系——如何成功地与家长合作[M]. 谭君华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3. 5.
- [10] SIGMON R., et al. The problem of definition in service-learning [M]. The journey to service-learning. Washington, D. C.: Council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1996, 9 - 11.
- [11] KENWORTHY-U'REN, A. L., & PETERSON, T. O., Service-Learning and Management Education: Introducing the "WE CARE" Approa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2011, 4(3), 272 - 277.
- [12] KENWORTHY-U'REN A. L., Management students as consultants: A strategy for service-learning in management education. In Godfrey P. C. Grasso E. T. (Eds.), Working for the common good: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service-learning in Management. Washington: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Google Scholar, 2000.
- [13] ROBERT G. BRINGLE, PATTI H. C. Civic Education through Service Learning: What, How, and Why? [J]. 2012, 101 - 123.
- [14] ASTIN A W, SAX L J. How Undergraduates Are Affected by Service Participation [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1998, 39(3).
- [15] GOVEKAR M A, RISHI M. Service Learning: Bringing Real-World Education Into the B-School Classroom [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2007, 83(1): 3 - 10.
- [16] ALEXANDER W. ASTIN, LORI J., et al. How Service Learning Affects Students [J]. 2000.
- [17] 郑菊萍. 服务性学习简论[J]. 中国校外教育, 2009, 10(08): 226.
- [18] 沈全. 服务性学习德育功能研究[J]. 党史文苑, 2011, 28(07): 78 - 80.
- [19] 房慧. 美国高校服务性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 大理学院学报, 2011, 10(3): 74 - 78.
- [20] 孔祥渊. 欧美国服务学习的主要特征及其启示[J]. 中小学管理, 2017, 16(12): 37 - 39.
- [21] PRENTICE M, ROBINSON G. Improving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with service learning [M].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 2010.

- [22] MAYHEW M J, ENGBERG M 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ivic Responsibility: Infusing Service-Learning Practices in First-Year “Success” Courses [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11,52(1): 20 - 38.
- [23] 张华. 论“服务学习”[J]. *教育发展研究*, 2007,02(09): 1 - 8.
- [24] BURNS D J. Motivations to volunteer and benefits from service learning: An exploration of marketing students [J]. *Journal for Advancement of Marketing Education*, 2011,18,10 - 23.
- [25] 潘利若,姚梅林. 美国服务性学习对我国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常态化实施的启示[J]. *教育科学*, 2011,27(02): 85 - 89.
- [26] Students in service to America: A guide book for engaging in America’s students in a lifelong habit of service. [EB/OL]. (2009 - 12 - 24)(2020 - 04 - 20). <http://www.studentsinservicetoamerica.org/download/guidebook.pdf>, 2009 - 12 - 24.
- [27] JACOBY B. Service-learning in today’s higher education [J].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6, 2 - 35.
- [28] GODFREY P C, BERRY I G R. Creating Breadth in Business Education through Service-Learning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2005,4(3): 309 - 323.
- [29] KAHNE J, CHI B, MIDDAUGH E.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for civic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The potential of high-school civics courses [J]. *Canadian Journal of Education/Revue canadienne de l’éducation*, 2006,387 - 409.
- [30] 杨婕. 加拿大主动公民培养模式及其启示[J]. *教育科学*, 2016,15(5): 25.
- [31] HEPBURN M A. Service Learning in Civic Education: A Concept with Long, Sturdy Roots [J]. *Theory into Practice*, 1997,36(3): 136 - 142.
- [32] Centre for Community Partnerships. [EB/OL] (2020 - 06 - 14). <http://www.studentlife.utoronto.ca/ccp/>.
- [33] Michaëlle Jean Centre for Global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EB/OL] (2020 - 06 - 16). <https://servingothers.uottawa.ca/>.
- [34] SCHWEISFURTH M. Education for global citizenship: Teacher agency and curricular structure in Ontario schools. *Educational Review*, 2006,58(01),41 - 50.
- [35] ABOAGYE E. Globa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justice education in the Canadian post-secondary system. [EB/OL]. (2003 - 12 - 17)(2020 - 06 - 18). <http://www.centennial.college.ca/citizenshipandequity/postsecondarysystem>.
- [36] 张腾飞. 日本高等学校“服务性学习”的应用: 制度化与系统化[J]. *课程教育研究*, 2018,24(41): 225 - 227.
- [37] 公立大学法人熊本県立大学. [EB/OL]. (2003 - 09 - 22)(2020 - 06 - 19). <https://www.pukumamoto.ac.jp/>
- [38] 苑璞,童晓芳. 日本高校服务性学习初探. *世界教育信息*, 2018,31(10),53 - 57.
- [39] Community Engagemen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EB/OL]. <https://www.ntu.edu.sg/Campuslife/Pages/CommunityEngagement-LCEO.aspx>.
- [40] SONJA M S, JENNIFER C B. The Growing Phenomenon of School Gardens: Measuring Their Variation and Their Affect on Studen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and the Environment [J]. *Appli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Communic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7,6(1): 97 - 104.
- [41] BALTES A, MARIA, S. Germany Service Learning in Its Infancy: The Variety of Schools Embracing Service Learning and the Array of Projects They’re Undertaking Suggests a Strong Future for the Teaching Method [J]. *Phi Delta Kappan*, 2010,91.
- [42] NEWMAN S, SMITH T B. Developmental theories as the basis for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J].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ristol, PA: Taylor & Francis, 1997,3 - 19.

- [43] Projects designed to make people's lives better "both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while using the SDGs as a prism to focus all of its work. [EB/OL] <https://sdgactionawards.org/initiative/1438>, (2020-08-12).
- [44] BARTLEET B L, SUNDERLAND N, CARFOOT G. Enhancing intercultural engagement through service learning and music making with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J]. *Research Studies in Music Education*, 2016, 38(2), 173 - 191.
- [45] HENNING E. Service learning in the university curriculum: partnerships in community education [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98, 12, 44 - 53.
- [46] JOHANN M, LAUREN W. Service learning in south Africa: lessons learnt through systematic evaluation, 2005.
- [47] 许为民, 刘建民, 李成刚, 等. 服务性学习理论的一个中国案例——“行走的新闻”教学活动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09, 21(12): 79 - 81.
- [48] 王洁. 服务学习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中的应用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 [49] 张非凡. 台湾高校服务性学习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 [50] 中国医药大学, [EB/OL] [https://service-learning.cmu.edu.tw/photos\\_detail.php?sn=768](https://service-learning.cmu.edu.tw/photos_detail.php?sn=768).
- [51] 朱茜, 罗玉君. 台湾服务学习课程模式及启示[J].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 15(04): 99 - 102.
- [52] 管弦. 香港地区公立大学“服务学习”的经验及反思[J]. *高教探索*, 2017, 11(04): 65 - 69.
- [53] 蓝采风, 许为民. 服务—学习: 在高等教育中的理论与实践[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54] Lingnan University office of service-learning. Title Publication Date Using Elder Academy as a platform of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Manual [EB/OL]. (2011-04-30) (2020-08-27) <http://www.elderacademy.org.hk/en/Pr/publications.html>.
- [55]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ervice learning newsletters Issue7 [EB/OL]. (2016-06-30) (2020-08-07). [http://sl.polyu.edu.hk/download/SLNewsletter\\_Issue7.pdf](http://sl.polyu.edu.hk/download/SLNewsletter_Issue7.pdf).

## The Implementational Forms of Service Learn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Wang Lijuan, Wang Qua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xperiential learning model, service learning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education circles around the world since 1970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origin and the role of service learning, then it introduces the implementational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ce learning in some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in North America, Asia-Pacific, Europe, Oceania, Africa, as well as in China, with some analyses and discussions. With the enlightenments from those developments in service learning, it is then proposed that the following should be focused: the participa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professionals; taking it as the important part of holistic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with social realities of regional, national and world are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veral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the provision of stable financial support.

**Key words:** service learning; function; implementational form; enlightenment